



【山川走笔】



【随感录】



门前深几尺

文 宫凤华

闲居故园乡村，邂逅漫天飘雪，屋后竹林飒飒有声，声如玉碎。内心漾满清凉古意，一枕天明，寒雀栖霜枝，冬曦如村酿。

霜雪天，宜到老村，约布衣旧友，就瓦松老屋桑木桌呷农家酿、嚼乡土菜。柴门犬吠，风雪归人，踏雪寻梅，霜夜听更，大地上最温暖的事情。雪覆小村，是空灵轻软的水墨意境，是苍茫天地间清灵的大写意。

有时，雪花簌簌而下，柔若无骨，决绝清冽，世间万物绣满琼花，绣满苍凉。雪花，肥嫩且硕大，在风中嘤嘤盛开，清凉地覆盖乡村。斜倚木格小窗，静赏轻盈雪花，岁月静好，内心丰盈。风在瓦楞间掠过，留下一串清亮的笛音。院中雪，有温和的家常味道；院外雪，闲适散漫，如晋人行书。柿树、枇杷挺着脊梁，伸出铁质手臂，托着粉雪，清丽

婉约，如人过中年，隐去浓艳色调，现出水墨气质，显露真谛。

下雪是天地间的一场盛典。雪花是绽放的烟火，忘情地旋转、翻飞，轻盈委地，挤挨、拥抱，发出格格的脆笑，覆盖世间纷扰和沟壑。雪花，熙熙攘攘赶往人间，是落入凡尘的天使，是风吹散的上帝的目光，抚慰万物，润泽心灵。

雪后乡村，繁华且素净，拥挤而空灵，苍茫里隐含着舒展飘逸。一个人背着手，折根竹枝，走在积雪小道上，意境清远，如入范宽萧寒凄清的画境里。天青如宋瓷，饱满、柔和。天地恍如一枚琥珀，轻梦般虚幻。

雪落乡村，乡村静如处子，如回亘古洪荒，依稀听到远古虞舜和皋陶作诗唱和，叔齐、伯夷悲怆的采薇歌，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的柴檐声，妙玉蟠香寺拈取梅花雪烹茶，张岱湖心亭闲情诗酒。听最深

的禅、最幽的静。听出天地清明的澄澈，内心世界的寂静欢喜。此时出柴门，踏雪寻梅，寻亲访友，天地任逍遥。

大雪封门，天地简静。淡青色炊烟袅娜升腾，棒槌声此起彼伏。枝干如琴键，被风弹拨着，发出粗犷而温和的乐音。冬雪让村庄慵懒起来，农活暂且搁置，村妇们腌腊肉、纳鞋底、织线衣，清丽如古代仕女；村童戏雪声惊飞觅食的鸟雀；老翁推门扫雪，负暄闭目。脚踏积雪，如秋虫呢喃，锅煎脆饼，世界充满幽微的情趣。

乡村雪夜，高远而辽阔。院里积雪盈蹊，月光清如溪水，静似画布，瓦屋和枯树镶嵌在画布上。雪夜闲坐，围炉夜话，以温软的意境为心灵增温。

烹雪煮茶，赏窗外溶溶雪色，嗅窗前缕缕梅香，委实风雅。熬山芋粥，炖茨菇菜汤，煨羊杂汤，家

人闲坐，灯火可亲。熬一种田园情结，炖一怀暖老温贫。

窗外雪花翩跹，聆听班德德的轻音乐，亦或凄怆的埙曲，伤感与怀旧，感恩与悲悯，棉衣裹身般熨帖。音符饱满激情在冬寒里炸开，直抵灵魂深处。灯光微弱，氤氲一室，幽微出一种神秘的氛围。亦或，手抚明清小札，临唐人小楷，绘山水册页，“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雪，带着暗香，怀着清丽，奔赴一场天涯的邀约。雪是生命之水轮回时盛开的花瓣，诗性唯美，让人品咂出一种轻柔飘逸、一种圣洁高贵。

“良久却无声，门前深几尺。”雪天寥廓而恬然、诗意而从容。去乡村踩踏雪，踩踏烟火生活，觅一份淡然与古雅。掬一捧冬雪，心似银碗盛雪，多一份冷然和悠远。蓼茸蒿笋，听雪寻梅，红泥小炉，都是浮世清欢，都是蓬勃乡愁。

我们家的乾隆“百”菜



文 李秀芹

孙子小的时候，家里做了饭菜不对他胃口，他便不吃，我每次都端着饭碗满院子追着喂，趁他玩得高兴，赶紧塞他嘴里一口饭。

老洲最不赞同我这样惯孩子，和我争辩数次，我赌气不管了，孙子由他来喂。他果然有自己一套，我包了胡萝卜羊肉馅饺子，孙子一看是饺子就把嘴巴塞上天了，他就喜欢吃泡面，可泡面常吃对身体不好，我没给他做，他便不高兴了，赌气啥饭也不吃。

老洲并未理会孙子，而是招呼我赶紧坐下吃饭，还对我说，这可不是普通的饺子，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钦点的美食，乾隆也喜欢吃饺子，特别是胡萝卜羊肉馅的大饺子，据说那次乾隆一次吃了两大盘。

老洲说着用眼睛瞥了孙子一眼，见他正往桌子上瞅呢，老洲对孙子说，赶紧过来尝尝，看看乾隆爷的口味适合你不？

孙子一听，立马跑过来，一连吃了三个饺子，老洲又说，乾隆爷不是这样吃饺子的，乾隆爷吃饺子时喜欢喝粥，吃一个饺子，喝一口粥，说着老洲亲自做示范，一个饺子放入嘴中，细嚼慢咽数次，边咀嚼还边“捋”胡须，虽然老洲没有胡须，但也“捋”得有模有样，一副吃得得意的样子，然后再端起粥碗，喝一口粥下肚后，还摇头晃脑说一句“人间美味呀”，孙子见他如此，也跟着效仿，祖孙俩餐桌上模仿起乾隆爷用膳真是乐此不疲，不知不觉，孙子便吃下了好几个饺子，一碗粥也见了底儿。

孙子从小喜欢听故事，老洲是个乾隆迷，经常给孙子讲乾隆的故事，而且还活讲活用，把乾隆的故事穿插进饭桌上，于是我家的一日三餐便成了“御膳”，只要孙子不爱吃的菜，都成了乾隆喜欢吃的菜，乾隆菠菜汤、乾隆炖土豆、乾隆面条、乾隆饺子、乾隆豆腐、乾隆大虾……

后来孙子长大了，老洲也不敢再整这出了，因为孙子也喜欢历史，老洲看过的那些书籍，孙子统统看过了，不好骗了。

上周末，孙子回家，亲自下厨做了一道乾隆白菜：把白菜洗净，控干水分，用手将白菜叶撕成小块，然后开始调酱汁，芝麻酱、醋、蜂蜜、白糖、酱油，加一点白开水调匀，再加入少许盐，然后倒白菜里抓拌均匀。

孙子让老洲尝尝他手艺如何，老洲一个劲儿夸好吃，还取出半瓶白酒，要小酌一番。这道麻峰白菜之所以叫乾隆白菜也是因为乾隆微服私访时，路过一家馆子吃到这道菜，对它给予好评，这便改名为乾隆白菜。我是第一次吃乾隆白菜，而且还是孙子亲手做的，当然觉得好吃。

谈起孙子小时候吃过的乾隆“百”菜，他说他知道爷爷是骗他的，但因为觉得这样吃饭很好玩，便乐意配合。

孙子一句话，让老洲不好意思起来，说：“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只要是孙子做的，便觉得可口，才不管它是麻峰白菜还是乾隆白菜呢。”



【一缕乡愁】

咬不断的线头

文 李良旭

母亲有一个绝活，那个绝活是我软软的一个地方。母亲做针线活，常常将线头放进嘴里用牙一咬，就会听到轻轻的嘎嘣一声，线头就断了。那声音，柔柔的、轻轻的、脆脆的，好像静谧的湖水投进了一枚小石子，荡起了层层涟漪……

细细的一根线，母亲竟然能用牙齿咬断，还能发出嘎嘣声，那个嘎嘣声，仿佛天籁之音，在我心头萦绕，久久缠绵着。我喜欢听那个轻轻的嘎嘣声，那嘎嘣声，是我听到天下最美的声音。我常常情不自禁的赞叹道，母亲真厉害，她有一副铜牙利齿！

记得有一次，我疑惑地问：“妈，您为什么不用剪刀剪线头呢？”母亲淡淡一笑道：“习惯了，用牙咬方便！”母亲轻轻的一句，似乎让我一下明白了，母亲用牙咬线头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是久经磨练不知不觉练成的。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用牙咬线头，看能不能咬出嘎嘣声，没想到一根细细的线头，无论我怎样咬也咬不断，拽也拽不断，有一次，还把牙齿拽出了血，手指头勒出了一道深深的红印也没拽断。

看来母亲这个绝活，我是学不会的了。

时间一晃过去了，我在那轻轻的嘎嘣声中渐渐长大。离开了母亲，无论身居何处，恍惚中，耳旁常常想起轻轻的嘎嘣声，不禁莞尔。

前些年我回家看望母亲，看到

母亲吃过晚饭，又在灯下做针线活，看到眼前这一幕，我立刻抿住呼吸，微微闭起了眼睛，想听到那即将响起轻轻的嘎嘣声，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那个嘎嘣声，心里有一种急迫。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听到那轻轻的嘎嘣声。我惊讶地发现，母亲做完针线活，却拿起旁边的剪刀将线头剪断。用剪刀剪线头，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那一刻，我仿佛缺少了些什么。

我失落地说：“妈，您怎么不用牙齿咬线头了？我想听您咬线头发出的轻轻嘎嘣声。”母亲有些苦笑，说道：“现在牙齿不行了，都换了假牙了，再也咬不断线头了！”

母亲淡淡的一句话，让我仿佛一下跌落到谷底，心中一片茫然。我这才想起，母亲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她的牙渐渐掉光了，换上的假牙再也不是我记忆中的铜牙利齿了。记得有一次，我发现母亲吃饭一直在细嚼慢咽，我问母亲：“妈，您吃饭怎么这么慢？”母亲尴尬地说：“才换了几颗牙正在磨合期，有些不适应。”现在想来，母亲换上的假牙，再也咬不动线头了，那轻轻的嘎嘣声，只留在了记忆里了。母亲曾经的绝活，现在再也施展不起来了，轻轻的嘎嘣声，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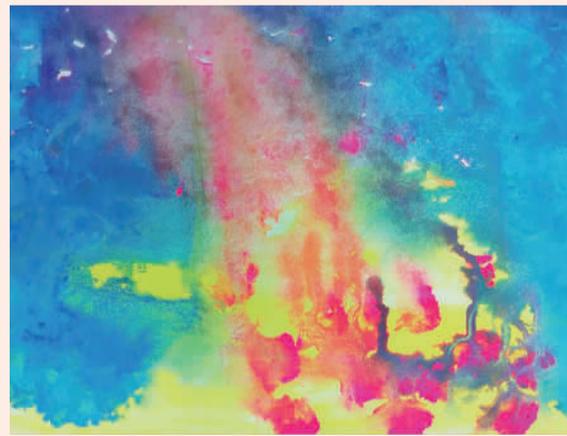
我曾经一直以为那个嘎嘣声，永远会在我耳边响起，现在我终于知道，那轻轻的嘎嘣声，终将销声匿迹，那声音只能留在了记忆里。想到这，我的眼前不知不觉变得一片朦胧……

星空

注：图示作品由新华红星·心驿虹桥楼宇党群服务站推送。上海飞叶艺术特殊教育中心是一家专注于特殊儿童艺术疗法的特教艺术机构。



王泽暄《机械兽》



俞文迪《韵》

欢迎来稿

注意：投稿作品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以及所在的居民区。

投稿邮箱：jin_hongqiao@163.com

来信请寄：闵行区吴中路1136号608室（信息办公室）收

彩虹下

亲爱的读者，你知道虹桥镇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昔时相传，蒲汇塘上的跨塘桥上，每逢夏季雨后，多可见西天彩虹，因为有“虹桥”之称，虹桥镇随之得名。《虹桥镇社区晨报》副刊“彩虹下”欢迎您的投稿。文字、摄影、绘画、书法作品，不分年代，不论形式。我们在这里记录你的创作，展现你的风采。